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

(论文集)

7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合编
中央民族学院少数民族经济研究所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

(论文集)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 合编
中央民族学院经济研究所

封面设计：陈紫薇

内部发行，供教学科研参考

广内印刷厂排字并印刷

全书共152000字

印数 1——1500 册

定价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研究》

编辑人员名单

(按姓氏笔划排列)

王 冰	白振声 (满族)
石通扬 (壮族)	张云胜
李竹青	李仲楹
李宗海 (回族)	孟延燕 (藏族)
施正一	

总 编

施 正 一

本册责任编辑

李仲楹 石通扬 张云胜 孟延燕

目 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	于光远 (1)
西藏边境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的探讨	雍 丕、李继学 (6)
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战略初探	刘新华、马晓光 (15)
宁夏固原地区经济建设的几点设想	谢哲广 (26)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经济发展初探	伊犁州经济学会 (37)
青海经济发展战略问题初探	梅进才 (62)
调整畜草矛盾 走发展牧业的新路	喻良新 (76)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刘学愚 (94)
云南西双版纳民族经济现状和发展战略	杨毓才 (103)
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农业的回顾与展望	戴文翰 (120)
云南思茅地区禁止毁林开荒保护森林资源探讨	李志强、李亚和 (135)
广西河池瑶族经济发展初探	单振峰 (147)
广东黎苗族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效益问题	沈依群 (167)
广东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加速发展橡胶等热带作物的客观依据	苏照新 (184)

发展民族经济一要靠政策二要靠科技…………… 潘 文 (197)

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若干问题

…………… 刘纯明 (207)

马克思、恩格斯“警告”的启示——

兼谈关于发展少数民族山区经济的道路问题

…………… 李文潮 (220)

论以林为主的民族山区经济…………… 石通扬 (231)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

于 光 远

一个地区里头，有相当数量是汉族以外的民族居住在那里，就可以叫做少数民族地区。我说的少数民族地区不限于相当于省的自治区，或者省或自治区下的自治州、州下面的自治县。除了基本上是单一的汉族居住的地区以外，少数民族占一定的比例，有相当的数量（数量很难给它一个百分比）都可以叫做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概念大体上和自治区、州、县等一致，但在含义上是不一样的。这种地区发展中的经济问题，叫做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为什么叫做地区经济呢？因为经济的发展总是带有地区性的，一个国家的经济也是地区性的经济——地球上一个地区的经济。一个地区是一块有一定面积、一定人口的地方，在那个地方，有许许多多的人，有许许多多行业，有许许多多机耕……它们彼此间发生着一定的关系，在一个地区还有它的经济管理和领导系统，它们结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形成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运动的一个实体。所以就形成“地区经济”这个概念。当然任何一个地区（包括一个国家的经济在内）除了有内部关系外，还一定有外部关系，而且一个国家内部某个地区的独立性是比较小的（尤其我们国家实行的不是联邦制而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地区经济的概念还是成立的，各省有各省的经济，各专区、县有各专区、县的经济。特别是少数民族地

区特点和独立性比非少数民族地区还要大些。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概念应该成立。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概念中，当然包括汉族居民的经济生活在内。我这个县里面，有汉族、有少数民族，我这个县的整个发展情况就很难分出哪些是汉族的发展，哪些是少数民族的发展。很难说哪些只同少数民族有关系与汉族没有关系。在研究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时，也不能只考虑少数民族的经济生活，不考虑汉族居民的经济生活。城市建设、乡村建设、道路建设，这些都是涉及整个地区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统计表上要统计的是某个县、某个州、某个区有多少产值、多少国民收入，不能把民族分开来进行。因此，我们应该使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概念。

那么我们应该不应该使用少数民族经济这个概念呢？我们有一个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是不是一定要改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会呢？我考虑了一个时期，考虑的结果还是能用。大家知道，在毛主席的书里面曾经用过少数民族经济这个词，我认为这是保留少数民族经济的一个理由，但并不是主要的理由。理由是少数民族经济是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不一样的概念。少数民族经济的范围、对象是研究少数民族的人民的生活状况，少数民族家庭经济生活的特点，少数民族日常生活的习惯，文化传统、文化水平对它的经济生活，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影响的一个领域。少数民族经济当然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分不开的，但它们是不同的概念。它不从地区的角度来研究经济而是从一个一个民族的角度来研究经济问题。因为它们是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还要研究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少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同研究少数民族经济是有密切关系的。

我们这次到西双版纳走了一趟，两个概念都使用，和两种研究要密切结合这样的观念加强了。因为我们在西双版纳和同志们讨论有关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开发西双版纳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我们遇到了少数民族经济生活的特点，他们的经济文化水平等问题，即都遇到必须研究少数民族经济的问题。思茅的江城自治县、澜沧自治县、西盟佤族自治县，都有少数民族问题。不叫自治县，也有许多少数民族问题。思茅地区有佤族、傣族、哈尼、拉祜等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很大程度上要靠少数民族自己来建设，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要靠少数民族居民经济生产的进步。不研究少数民族人民的经济生活，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的研究是不可能取得成果的。

不论对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或者对少数民族经济问题的研究，过去经济学界都很少注意，近年来大家都重视起来了。不同专业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同志不必说了，他们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当然关心自己所在地区经济的发展，关心自己所在地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就是不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也会懂得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重要。我们中国，地大地博、人口众多。毛主席讲，地大物博这四个字，少数民族占有很大的份量，少数民族地区占国土面积的比例很大，面积最大的几个省、区如新疆、西藏、内蒙、青海等都是少数民族地区，而矿产是同国土面积成正比的。这些地区现在还没有开发，它们的开发对于我们国家的整个国民经济会起极大的作用。所以国土经济研究会、技

术经济研究会、生产力经济学研究会等都特别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研究。更不用说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了，这个研究会专门搞少数民族经济研究，当然也特别关心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研究。这次我没有约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的同志去，是个疏忽。我这一次路过思茅去西双版纳，是从国土经济学的观点来做工作，但也可以说是为研究西双版纳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是为了明年开西双版纳学会议作准备（西双版纳学是国土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

在北京许多同志都认为开发西双版纳这个少数民族地区的意义很大，当然开发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意义也很大。我们研究开发西双版纳地区，就是把它作为开发一个少数民族地区的典型。

这次路过思茅，没有时间在这里参观访问。思茅这个地区从国土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从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角度来看，是应该受到重视的。从研究少数民族经济角度，如研究佤族经济的角度来看，也是值得重视的。我希望今后有机会来访问。

在西双版纳，我同陪同我去的省经济所刘隆同志商量，能否在今年或明年，在南方或北方分别开一个小型的南方少数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经济的科学讨论会。南方和北方少数民族经济还各有一些特点，分别开，人少一点，可以说得深一些。

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研究会是全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的一个团体会员，不久前他们开年会要我去讲话，那一次我强调了一个问题：“民族问题，在今天实质上是经济问题”。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这个话马、

恩、列、斯没有讲过（在他们的著作里有这些意思，但是没有这样的话）。这句话是我们说出来的，五十年代中说出来的。开头时，这个话讲得还完全一点。有人查了一下，是这样讲的：在阶级社会里，民族问题的实质问题是阶级问题。后来，前面半句“在阶级社会里”这个前提没有了，成了民族问题就是阶级问题。这样造成了民族问题上左倾思想、极左思想的理论。比如基诺族，解放前是原始社会，不是阶级社会，后来硬是要在这样一个民族里去划阶级，划了三次阶级。是怎样的人相当于地主，怎样的人相当于富农。而实际生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现在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认为现在更不能说民族问题实质上是阶级问题，现在应该强调民族问题关键是经济问题。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各民族之间的平等，都要在经济的发展当中来加强，来改善。少数民族经济问题要跟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结合起来考虑。“今天在我国民族问题实质是经济问题”，是研究少数民族经济问题、少数民族地区经济问题重要性的一句概括性的语言，但这是从民族关系方面来说；从整个国民经济来说，应该说一句怎样的话呢？这一点我还没有考虑好，希望大家都能来想一想。

（一九八二年四月一日在云南省思茅地直机关于干部会上的讲话摘要）

西藏边境地区发展多种经营的探讨

雍 丕 李继学

赵紫阳总理在五届人大四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十条方针指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上讲的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原则上都适用于各少数民族地区，在贯彻执行中又应该从本地区的特点出发，同本地区的实际结合起来”。这是认识我国现阶段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经济建设的基本出发点和主要依据，同时为我国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指明了方向。

西藏地处祖国西南边疆，与印度、缅甸、不丹、锡金、尼泊尔等国家接壤，国境线3800公里，如何把我区22个边境县的民族经济搞上去，对于加强民族团结、巩固边防、繁荣经济和争取国外藏胞的回归等工作，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中央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下达以来，我区在经济上实行了一系列放宽搞活的政策；在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安定团结的重大措施；在农牧区普遍建立了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使农牧业生产在调整中保持了一定的发展速度。按197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全区农牧业总产值1979年为40,785万元；1980年达45,116万元，比1979年增长11%；1981年达48,735万元，比1980年增长8%；在各地都有不同灾害的情况下，1981年全区粮食总产仍达96,700多万斤，超过计划2%，比1980年增长17%；

油菜籽总产达2,376万斤,比1980年增长10%;1981年全区牲畜年底总头数为2,340万头(只),比1980年增长18%万多头(只);1981年全区牧业总产值达28,700万元,比1980年增长14%;1981年全区副业产值达4,200多万元,比1980年增长13.9%。副业产值从七十年代占农牧业总产值的3%上升到8%;1980、1981两年,全区财政用于提高人民物资文化生活方面的开支为43,354万元。其中直接用于增加农牧民群众和职工收入,改善群众生活的共30,914万元,用于发展农牧业生产和文教卫生事业的共12,440万元。正如赵紫阳总理在《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中所指出的:“去年,我们特别重申了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区域自治权利,允许各自治地方采取适合各自经济条件和民族特点的具体政策,这对于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必须继续坚持”。党的富民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各族人民的积极性。但是,在新的形势面前,我们还必须看到在边境地区发展多种经营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并需要进一步地探讨和研究。

一、发展多种经营,必须解放思想,肃清“左”的影响。

在十年内乱期间,极“左”路线对发展多种经营影响最大、危害最深的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搞单一经营,把群众正当的家庭副业和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来批;以割资本主义尾巴为名,取消了社队的三自一副(自留地、自留山、自留畜和家庭副业),堵死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传统的多种经营门路,群众反映说:“上山有宝,不敢去找”。我区亚

东县帕里镇,海拔4,300多米,年无霜期仅有七十多天,是边民群众与不丹自由贸易的重要城镇,广大群众都以围绕自由贸易为主,过去由于我们在指导思想上的失误,片面强调以粮为纲,把帕里大面积草场开垦后种植冬小麦,并在报纸上大加报传所谓高寒地区创高产的“奇迹”。这几年的实践证明:由于帕里高寒,无霜期短。农作物的收成是很不稳定的。为进一步发展边境地区的多种经营,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肃清“左”的影响,克服部分干群中存在的五怕思想:即怕发展多种经营影响农业生产;怕劳力外流不好管;怕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产生两极分化;怕出现投机倒把,搞乱了生产秩序和经济秩序;怕政策变,挨二次批,被二次割尾巴。

二、发展多种经营,必须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一切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发展多种经营的根本途径。日喀则地区亚东县的特点是地少林多,他们根据这一特点调整了生产方针,纠正了以前毁林开荒的错误做法,就地取材,大搞多种经营。1981年亚东县副业收入101万元,占全县总收入的33.06%。他们的具体做法是:(一)因地制宜地调整农、林、牧、副的内部结构,发挥地方优势,制定切实可行的生产方针。亚东县委在认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吉如、帕里三个居委会海拔高,适合发展牧业的特点,制定了以牧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针对下三区海拔较低,森林资源丰富的特点,制定了以林为主、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的方针;针对介于二者之间的五个公社,具有半农半牧的特点,制定了农牧并举,多种经营,

全面发展的方针。（二）发展多种经营，实行专业承包。亚东县下司马镇，地处祖国边防前哨，这里山高沟深，地块分散，水土流失严重，农业产量很低，牧业也无大的发展前途，多年来是全县有名的三靠镇（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开展了多种经营，先后办起了14个服务行业 and 社队企业。他们由于实行了专业承包，成绩显著，三年迈了三大步，人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由1978年的182元，1979年的285元，1980年的409.7元，增加到1981年的503.3元。这14个服务行业和社队企业1982年的情况是：建筑队34人，承包40,000元，年底可达45,000元；竹编9人，承包12,700元，年底可达14,000元；缝纫8人，承包6,000元，年底可达6,000元；饭店8人，承包32,000元，年底可达44,000元；旅馆2人，承包12,000元，年底可达14,000元；照相4人，承包4,500元，年底可达8,000元；酒馆3人，承包12,000元，年底可达17,000元；浴池3人，承包2,900元，年底可达5,000元；面粉加工4人，承包3,500元，年底可达7,000元；运输2人，承包50,000元，年底可达50,000元；水锯8人，承包30,000元，年底可达30,000元；苹果园8人，承包2,600元，年底可达3,000元；点心厂6人，九月份开始，年底可达6,000元；粉条厂8人，十月份开始，年底可达8,000元；1982年人均收入可达550元。南木林县的特点是地少人多，历史上有去牧区搞副业的习惯，1980年他们恢复了以往的做法，1981年全县去牧区搞副业的1,131人，三个月的收入折款60万元。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摸清资源，组织劳力，广开经营门路。经调查：南木林县是一个农、牧、副综合发展的县，开展多种经营有四大有利条件：第一是自然资源丰富，

全县有耕地10多亩，牲畜30多万头（只），成片林木2,200多亩，地下有贝母等十几种药材，江、河中有鱼源，森林里有雪猪、狐狸、獐子等多种野生动物；第二是劳力资源充足，全县49,000多人，有24,000多个劳力；第三是历史上有交换的习惯，“康纳”物资交流会规模大，成交额高，已有一百八十多年的历史；第四是传统的手工业和各类匠人较多，全县有4300多个手艺人，芒芑区仁宗公社的藏刀，多甬区昌木公社的瓦罐，土布加区的氍毹，艾马公社的土豆和孜东公社的藏葱等土特产品，都畅销于周围各县，只要广开门路开展多种经营是大有可为的。近几年来，南木林县在开展多种经营方面有十六大门路：（一）夏天去藏北搞副业，秋天去农区搞交换；（二）扩大各类种植业，如土豆、藏葱、萝卜等；（三）狠抓基建收入，如修电站、架吊桥、修公路等，这几个项目投资130万元，民工可拿到50万元以上；（四）发展养殖业，鼓励社员养牛、养鸡、养猪等；（五）抓好采集业，如挖虫草、贝母等；（六）发展手工业，如木匠、石匠、铁匠、银匠手工织品等；（七）发展制陶业，全县有7处，共82个手艺人；（八）组织狩猎业，如套雪猪、狐狸、獐子等；（九）搞好服务业；（十）组织编织业；如编竹筐、筛子、织卡垫、氍毹、藏被等（十一）造林业；（十二）渔业；（十三）加工业；（十四）运输业；（十五）组织运盐、碱；（十六）有计划地打柴、烧炭、做木桩等，由于开展了多种经营1981年人均收入达156元，比1980年增加24元，群众家庭出现了粮多、钱多、油多、毛多、皮多、肉多的兴旺景象，他们深有体会的说：“要想富，抓农牧，多种经营上下功夫”。

三、发展多种经营，必须与开展边境小额贸易相结合，才能搞活经济，活跃市场。

我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在发展多种经营的同时，必须与开展边境小额贸易相结合，才能搞活经济，活跃市场，以解决部分短缺商品的供应，对群众生活的必需品给予适当的补充，同时也能杜绝部分群众的走私漏税的情况。据调查：日喀则地区共有10个边境县（含樟木口岸），分别与尼泊尔、不丹、锡金、印度接壤，近几年来，先后开放了14个边境小额贸易市场，交换比较活跃。进口商品有：粮食、耕牛、犏牛、不丹夏布、染料、棉纱、铝壶、羊毛刷、牛鞍等；出口商品有食盐、羊毛、活羊、牛、球鞋、茶叶、卡垫、保温瓶、火柴等；阿里地区现有一个市场，三个传统贸易点（唐克市场，日土县的日土区、噶尔县的扎西岗、扎达县的地雅区三个边民贸易点）有传统的交换习惯。我方由公社和生产队出面带去食盐、羊毛、酥油、肉类、牛羊统一交换，由公社或生产队收购，再由公社、生产队销售给群众，他们一般带进各种大小锅、大米、白面、布匹、卡垫、颜料、帐篷布以及各种日用品、马具等，这种流通渠道主要是通过商品交换，我区民族手工业也随之投入小额贸易市场，这样既活跃了市场，又增加了群众收入，对双方边民的生产、生活都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发展多种经营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农牧业生产与多种经营的关系。我国是